

西風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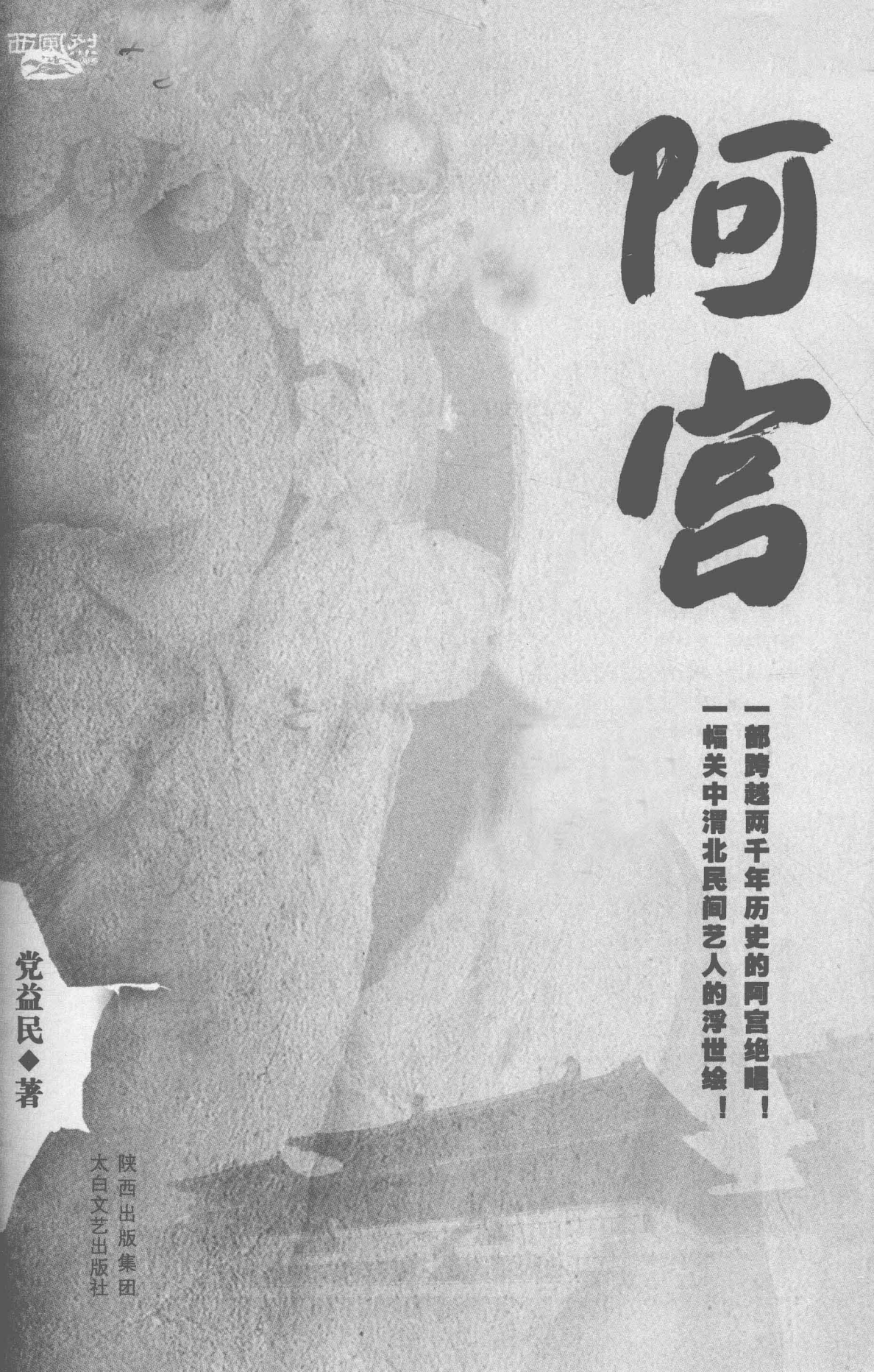
阿富

一部跨越两千年历史的阿富绝唱！
一幅关中渭北民间艺人的浮世绘！

党益民◆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E
G
O
N
G



阿 宮

一部跨越两千年历史的阿宫绝唱！
一幅关中渭北民间艺人的浮世绘！

党益民◆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宫/党益民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6

(西风烈丛书/党靖主编)

ISBN 978-7-80680-986-0

I. ①阿… II. ①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4037号

阿 宫

作 者 党益民

责任编辑 党晓斌

封面设计 哲 峰

排 版 陕工报照排中心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aibaisyb1@126.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11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86-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4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土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目 录

1. 宫女	/ 1
2. 墨面客	/ 16
3. 桃花刀	/ 34
4. 莲子	/ 54
5. 观音土匪	/ 71
6. 银簪子	/ 81
7. 牛娃子	/ 92
8. 小生张青	/ 100
9. 上官云秀	/ 115
10. 三根金条	/ 129
11. 半分地	/ 140
12. 伙计	/ 153
13. 曹老师	/ 166
后 记	/ 180

1. 宫女

大娥和小娥逃离咸阳的时候，阿房宫的大火已经熊熊燃烧了一个多月。回头瞭望远逝的城郭，她们长嘘了口气。终于逃出来了！可是，她们哪里会知道，数日后，一道弧形的刀光闪过，她们中的一个的头颅竟像鸟儿一样倏地飞离了圆润嫩滑的香肩。

逃生是为了不死，结果却死了一个。

那时，刘邦仍然驻军在霸上。刘邦眼睁睁地看着项羽杀了秦王子婴，烧了阿房宫，却没有一点办法。想当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后，便征发刑徒罪犯几十万人，在渭河之南上林苑中大兴土木，营造阿房宫，工程未就，却被项羽一把火化为灰烬，刘邦甚为心疼，却很无奈。项羽的残忍他是知道的。进军秦地关中途中，在河南新安城外，项羽一次就坑杀了二十万秦军降卒。面对这样一个霸气十足的狂人，他能怎样呢？

只能等待。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等待也是一种办法。

其实，最先攻入秦地的是刘邦。然而他没有进驻秦都咸阳，而是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咸阳城外的霸上。尽管当初楚怀王令项羽去解巨鹿之围、令刘邦西攻关中之时，大家约定“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但是深谋远虑的刘邦，还是止步于霸上，恭候“盟友”项羽的到来。

刘邦为了争取民心，以废除秦朝苛法为号召，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他因此赢得了秦地民心。而项羽的军队进驻咸阳后，火烧阿房宫，杀淫抢虐，将从宫里逃出来的女人发配给兵士，而把男人杀掉，扔进渭河，或者坑埋。

大娥和小娥为了掩人耳目，装扮成了一对小夫妻。大娥对小娥说，你细皮嫩肉的，怎么也不像男人；我脸上有伤疤好化装，我来扮男人。

大娥说这话时口气豪爽，但神情却有些黯然。大娥脸上的伤，是从宫里逃出来的时候，为了保护小娥，被熊熊燃烧的门楣烫伤的，虽然这时已经好了，但却留下了掌心大的一块黑疤，而且右眼角有些往下耷拉。这让原本美丽的大娥不再俊俏了。小娥看出了大娥的哀伤，但却不知怎样安慰，只在心里轻轻叫了声“姐”。

大娥用麻布一圈一圈地将自己丰满的胸束起来，末了，从地上抓起一把灰土，涂抹在小娥脸上，再用衣袖擦拭得自然一些，然后对小娥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男人”。

逃到渭北的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晚，她俩便在村头的一间草房将息下来。一路逃亡，早已疲惫不堪，两人头一挨地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一个声音隐约传来，像是小孩在啼哭，她们以为是在梦里，没管，又继续睡。可那声音一声高似一声，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大娥被吵醒了，小娥也被吵醒了。她们终于听清楚那果真是孩子在哭，先是一个，接着是两个，后来竟然变成三个。而且似乎就在隔壁。夜深人静，三个孩子一起啼哭，此起彼伏，谁睡得着？

小娥嘟囔，烦死了！

小孩却不管，拼命地哭，没有停歇的意思。

小娥用手捂住耳朵，但声音还是从指缝间钻进耳朵。小娥就闭上眼睛拼命唱，唱宫里常唱的一种曲调。她把这曲调当做洪水，想把那哭声淹没。奇怪的是，那哭声竟真的给淹没了。可是她们刚躺下，哭声又响起来了。小娥又唧唧呀呀地唱。哭声又停止了。小娥一停下来，哭声就又响起来。

大娥说，看来孩子喜欢听你唱，你就接着唱吧。

小娥实在太困，不想唱了，只想睡觉。可是小孩的哭声执著而响亮，她们根本无法入睡。面朝门口的大娥，突然感觉门口一暗，月光里出现了一个黑影。她吓了一跳，立刻翻身坐起来。

谁？

我。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小娥爬起来，身子直抖。

大娥又问，你是谁？

男人却反问道，你们是谁？谁让你们睡在我家草房的？

原来是房东。

大娥说，我们是逃难的，在这里借住一宿。

男人说，刚才是你们在唱歌？

大娥说，我们没想吵你，是因为娃娃哭，我们才唱的。

男人说，你们跟我走！

大娥问，去哪儿？

男人说，去我家。

大娥问，干啥？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男人说，我家有三个夜哭郎，天天夜里吵得人睡不着觉，你们刚才一唱，她们就不哭了，真是日怪！我想请你们去我家，给她们唱刚才那调调，哄一哄她们。

这要求不过分。谁让自己睡在人家草房里呢，不去似乎没有道理。她们疑疑惑惑地跟着男人走了。

一进屋门，孩子的哭声比刚才更洪亮了，聒噪得她们耳朵直嗡嗡。炕上坐着一个黑脸女人，二十多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个娃娃，身边躺着两个。丁点大的孩子，能发出如此洪亮的哭声，简直不可思议。

女人看了大娥小娥一眼，愣了一下，接着骂怀里的孩子：号丧哩号，我让你号，我让你号！说着，“啪啪、啪啪”在孩子的屁股上就是两巴掌。孩子哭得更凶了。

男人皱了皱眉，不耐烦地说，打娃有个球用，有能耐你当初别生她们！他又扭头对大娥小娥说，唱呀，唱你们刚才那调调。

小娥张口刚一哼唱，哭声便戛然而止，孩子们一齐扭头看着小娥。

慢慢地，三个孩子终于在歌声中睡去了。

这时，天也麻麻亮了。

男人把大娥小娥领到外屋，对大娥说，兄弟，你们两口子逃到哪里都是个逃，不如就在我家住下，白天帮我干点活，晚上哄哄娃，我管吃管住，咋样？

大娥和小娥相互对视了一眼，便点头答应了。

男人问小娥，你刚才哼的是啥曲调，我咋从来没听过？

这是阿房宫里的曲调，你当然没有听过。小娥心里这么说，嘴上却说，我是



胡乱哼哼哩。

男人看着小娥，眼里起了一层雾。

胡哼哼也这么好听，日后你就给咱天天哼哼。

她们住下后，三个孩子安生多了。她们只要一啼哭，小娥就给哼曲子，孩子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孩子总算安生了，可是大人却不安生了。

那男人名叫朱鹮，是这家的男主人。朱鹮和他的黑脸女人隔三差五就会吵上一架，甚至还会动手。有时朱鹮打得黑脸女人鼻青脸肿。那女人脸上的伤痛还没有消除，夜里就又在隔壁咯咯咯地笑了，时而还发出一种让大娥和小娥脸红心跳的声音。

清晨，小娥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枣树上唧唧喳喳的小鸟，突然感觉身后热热的，一回头，见朱鹮蹲在门口，眼神怪怪地盯着她看。朱鹮最近总是拿这种眼神看她，看得她心里直发毛。小娥红了脸，转身回了屋子。

夜里刚睡下，小娥感觉屋外有些异样，推了推大娥。大娥侧耳听了听，又看了看窗户，真的有影子晃动，便悄声对小娥说，他在偷听我们的动静。

小娥问，啥动静？

大娥说，你也像黑脸女人那样哼哼几声，他就不会怀疑了。

小娥说，我不会呀。

大娥说，不会就学嘛。要是让他产生了怀疑，我们就麻烦了。项羽的军队正在到处抓我们呢。

小娥就学着哼哼，头两声不像，后来就慢慢有点意思了。果然，小娥哼哼了一会儿，窗外的影子便不见了。两人掩嘴偷笑。

第二天，朱鹮见了大娥说，你小子真有福气，摊上这么水灵的女人。

大娥叹了口气说，唉，啥水灵不水灵的，逃难之人，能有口饭吃就行。多谢大哥收留了我们啊！

这天半夜，朱鹮夫妻不知为什么又打了起来，三个孩子哭成一片。她们急忙跑过去。黑脸女人头发零乱，嘴角流血，朱鹮站在地上骂道：我娶了你真他妈倒霉，长得黑丑不说，连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你个丑婆娘，想让我老朱家断子绝孙呀你！朱鹮的样子很吓人，她们不敢劝说，抱着三个孩子赶紧回了自己屋。

第二天，黑脸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坐着一辆牛车，回了娘家。

傍晚，朱鹮把大娥叫到院子里说，跟你商量个事。

大娥问，啥事？

朱鹮却不说话，坏笑着看大娥。

大娥低下头说，有啥事你就说嘛。

朱鹳说，她真是你女人？

大娥心里一惊，仰起脸，装出平静的样子说，是呀，咋啦？

别骗我了！朱鹳说，我早看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

大娥说，咋不一般？

朱鹳说，你们到底从哪里来？

大娥说，我们从家里逃出来……

朱鹳说，还在骗我！你们两个都是从阿房宫逃出来的，对不对？你们外面裹着麻布裙裾，里面可是绸缎而且有皇家的标记。你们把洗好的衣裳晾在院子里，当我是睁眼瞎呀？告诉你吧，我们家从前就是开绸缎铺子的。这种绸缎是贡品，只有阿房宫里才有！

大娥大惊失色，慌忙下意识地遮掩自己的裙裾。

朱鹳说，项羽的官兵正在捉拿你们这些人哩，捉住了就砍头，要是有人举报还有赏哩。不过你不用怕，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不想当恶人，也不想要赏钱。

事已至此，大娥只好默认。

朱鹳说，我不想害你们，只想让你帮我个忙。

大娥小声问，啥忙？

朱鹳说，我就直说了吧：我看上你的女人了。你只要让我跟她睡一觉，我就装着啥也不知道。你们照样住在我家，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官兵来搜查时，我就说你是我兄弟，你的女人就是我弟媳妇。

大娥没想到朱鹳会提出这种要求，又气又急地说，不行不行，大哥，这可不行！除了这个忙，啥忙我都可以帮你。

朱鹳拉下脸来说，你能帮我啥忙？我只想要这个！愿意不愿意你先想着，想好了再告诉我。

说完，黑着脸出了院子……

大娥站在黑暗中，脑子里一片昏黑。

怎么办？如果不答应他，他会告发我们，我们两个都会没命。可是如果答应了他，怎么对得起小娥？大娥不知道如何是好。她挠着脸上的伤疤，好像那儿藏着什么好办法。心里一急，竟然挠破了。大娥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儿。那血腥味儿让她不由得伤感起来。小娥呀小娥，为了你，我已经毁了容貌，变得不像女人了，连朱鹳这种男人都没有看出我是女儿身。而且我们九死一生逃出来不易啊，我们还年轻，还没有好好活人呢，不能就这么让朱鹳把我们送给那些土匪一样的

官兵啊。小娥呀小娥，姐姐好为难，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年前，她俩被从南方选进宫的时候，刚满十四岁。大娥比小娥大半岁，所以小娥叫大娥“姐”。大娥看上去比小娥还要美丽。阿房宫里从来就不缺美女，像她们这样的有成千上万。秦王灭六国之后，羡慕各国那些奢华的宫殿，便将那些宫殿的式样绘成图纸带回咸阳，仿建了一百四十五个宫室，并将六国的妃嫔媵嫱美姬尽收其中，朝歌夜弦。其中那些歌姬将各地的乐曲唱腔带进阿房宫，杂糅演变，渐渐形成了阿房宫特有的一种歌舞唱腔。这种唱腔具有严格的乐曲规制，比如，皇帝上场时要用《朝天子》，玉皇上场时用《一气清霄》，诸王上场时用《石榴花》，官宦上场时用《画眉序》，黑虎上场时用《太极阴阳》，一般人上场时用《流水》，等等。

阿房宫腾起大火时，宫女歌姬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大娥本来已经逃出了殿门，可听见后面的小娥“啊呀”一声，扭头一看，只见小娥奇怪地扑贴在殿门上。

大娥说，小娥，快跑啊！

小娥哭喊着说，姐姐，快来救我！我动不了呀……

大娥返身跑回去拉小娥，却怎么也拉不动。一用力，小娥的裙裾被撕裂，露出了怀里的一把刀。然而那刀却闪电般被一只无形的手夺去，“啪”的贴在殿门上。大娥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年秦王遭遇荆轲行刺未遂后，为了防止刺客，便将殿门用磁石垒砌。如果有人携带短刀暗器入殿，就会被吸附在大门上。没想到磁铁殿门建成后尚未捉住刺客，却将逃生的小娥吸了上去。原来，之前小娥正在用刀砍削表演歌舞时所用的竹棍，逃跑中一时慌乱忘了丢掉刀子，竟顺手揣进了怀里。

大娥帮小娥扔掉刀子，拉起小娥就跑。可是燃烧着的门楣突然掉了下来，戳在了大娥的脸上。大娥顾不了疼痛，一手捂着脸，一手拉着小娥拼命奔跑……

她们在城中躲躲藏藏了一个月，大娥脸上的伤才渐渐结了痂，可是却留下了那难以消除的印记……

想起这些，大娥不再犹豫了，她从心里说，小娥啊，姐姐只能对不住你了。朱鹳看上了你，并因此要挟我们，你说怎么办？姐姐只能委屈你了。

这时，朱鹳走进来问大娥：想好了没有？

大娥痛苦地点了点头。

朱鹮走进了小娥的屋子……

小娥惨叫的时候，大娥就站在院子里。她几次想冲进去，但脚像长在了地上，怎么也动不了。泪水一直在她脸上流淌……

第二天早上，朱鹮下地干活去后，大娥才走进屋子。小娥坐在炕上，裙裾破碎，头发散乱，神情呆滞，满面泪痕，一见大娥，“哇”的一声哭了。大娥紧紧地抱住小娥，小娥哭得更伤心了，肩头不住地抖动。

姐啊，你跑哪儿去了，我喊你你也不救我。

不知朱鹮给我喝了啥迷魂汤，喝了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姐呀，我没法活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也别想它了，是女人都会有这一天的。我们还得活下去。我们逃出来，不就是为了活命吗？你放心，姐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谁要再欺负你，姐跟他拼命……

晚上，朱鹮回来又想进小娥的屋，被大娥堵在了门口。大娥把朱鹮推到院子里，小声斥责说，你不是说就一夜吗，咋说话不算数？

朱鹮说，我想了一天也没有想明白，你的女人咋会是黄花闺女？你们到底是不是两口子？难道你们以前在屋子里哼哼唧唧都是装的？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装呢？看来你们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大娥索性说了实话。

朱鹮说，你们骗了我，我也可以说话不算话。我不光今晚要跟她睡，明天后天我还要跟她睡。你不是男人，你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好。

大娥说，你要再敢碰她，我就跟你拼命！

朱鹮一把推开大娥说，你这个丑女人，别搅了我的好事！

朱鹮骂骂咧咧地直往小娥屋里冲。

大娥踉跄了几步，几乎摔倒。她彻底被激怒了，冲进屋去，顺手抓起窗台上的一把剪刀，用尽全身力气，插进了朱鹮的后背。朱鹮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呀”一声，慢慢扭过头来，惊愕地看着大娥，啥也没说，慢慢歪倒在了地上。

大娥带着小娥，连夜逃出了村子……

她们逃到另一个村子，远远地听见村里吹吹打打，很是热闹。近前一看，才知道是有人娶媳妇。她们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跟着送亲的人群走了进去，想混口饭吃。这样的乱事，两家亲戚大多都互不相识，娘家人以为她们是婆家

人，婆家人以为她们是娘家人。但是她们到底还是被人发现了。是她们的狼狽样儿出卖了她们。人家不管是娘家人还是婆家人，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都是一身整洁簇新，只有她俩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有人拦住了她们。

大娥脸红了，说，我们是过路的，会唱戏，来给主家凑个热闹。

一听是唱戏的，主人说，那你们唱一段，唱得好，有赏钱。

小娥就站在当院，捏起嗓子唱。小娥嗓音细嗓，唱腔清丽婉转，拖腔很长，带着“噫咽”、“哪噫呀唉”、“矣焉也”，婀娜婉转，清雅细腻。如此怪异好听的腔调，村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个呆了似的张大嘴巴，好像不是用耳朵在听，而是用嘴巴在听。

好听，好听，就这样唱！主人很高兴，一指大娥说，你也一起唱。

大娥一身男人打扮，将声音压低，粗着嗓子，装成男人的腔调唱了起来。周围立刻响起了叫好声……

那天，她们吃饱喝足后，还得了赏钱。

村民们喜欢她们的唱腔，将她们留下来，暂住在一个年轻寡妇的家里。寡妇皮肤白皙，很丰腴，鼓鼓的胸部几乎随时会把上襦撑破，喇叭形的曳地长裙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窄小。在这偏僻的乡村里，竟有这般尤物！她们后来才知道，这寡妇并非当地人，而是被她在秦军中当差的丈夫从赵国掳到本地来的。几个月前，丈夫在与项羽的军队交战时，战死在了潼关。

寡妇告诉她们，这里属于频阳地界，这村子叫东乡，是大秦将军王翦的老家。

说起王翦，寡妇如数家珍。她说除韩国之外，其余几国都是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灭掉的。秦王还有一位战将李信，曾经领兵追击到衍水，虏获了太子丹。秦王问李信，破楚需要多少兵马？李信说，二十万。秦王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说，王将军老了，胆怯了。于是，他派李信领兵二十万，南攻伐楚。王翦即托病辞官，回了频阳东乡老家。结果李信大败而归，秦王知道用人失误，亲自到东乡来请王翦出山。王翦说，若要用老臣，必须给六十万大军。秦王允诺。王翦于是率军六十万，只一年工夫，就平定了楚国城邑，俘虏楚王负刍……

知道是秦大将王翦的故里，大娥与小娥不再胆怯，一时高兴，向寡妇说了实话。寡妇很惊讶，说原来你们是宫里逃出来的宫女呀，难怪唱得这么好；说你们不用怕了，到了东乡，没人敢欺负你们。那些兵一听说是王翦的老家，绝对不敢